



石头上的花朵

□梁凌

友人辞洛时，拿出一个神秘的盒子，让我猜测内中所藏。三彩马？他摇头；钧瓷？他摇头；那么，就是牡丹画了？他笑，说沾点边了，是牡丹，但，是开在石头上的牡丹。

牡丹石！我惊叫。一语既出，顿觉神清气爽——这风雅的尤物！

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，于是，我看到了一块古朴浑厚的石头，淡青色的石头，白色的牡丹花，散散淡淡地点缀其间，一朵，两朵……

他说，他是爱石之人，一看到这石头，就再也走不动了。卖石人说，世界上只有洛阳才有这种石。此话可当真？

我点头，说，秦岭山脉向东延伸，有八百里伏牛山，继续向东，距龙门石窟十余里处形成一个山头，叫万安山，山下有一镇，名寇店镇（北宋名相寇准曾在此居住），寇店镇的五龙村，深藏着牡丹石，世上绝无仅有。

牡丹石非常珍贵。它的储量不高，好矿脉也只是一两米宽，且不可再生。开采也难，牡丹石深埋山中，要开采，就得开山凿石，或钻洞入地。

牡丹石未被重视时，村民们大都拿它来盖房子、围田垄甚至砌猪圈……牡丹

石的表面，包着一层普通的石，谁也看不出它内心的芬芳。它就是布衣荆钗，是浣纱溪边的西子。

很偶然的一天，村里一个锄地的老人，累了，坐在田埂上休息时，随手拿起一块石头把玩，突然发现，石头上的花，竟像盛开的牡丹！他有些激动，连忙收了锄回家，逢人就问，你们看看，这像不像牡丹？牡丹石啊……

就这样，牡丹石这个名字，被一个沧桑老人传之于世。牡丹石称奇于世时，也产生了许多以牡丹石为业的人。我认识的一个石匠，因雕刻一块洛神形象的牡丹石而名声大震。他雕出的洛神像，肩若削成，腰如约素，临风飘举之态，如采明珠，如拾翠羽。

这是我最得意的一件作品，他说，这是多少人想做而没有做成的！可以说，我努力二十年，最高目标就是做这个牡丹石的洛神。这样，我就把石头、牡丹和洛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，也就是说，做出了河洛文化的精髓——只有洛阳，有这种石；只有洛河，有洛神；只有洛阳的牡丹，最美丽！当然，除了这个，我还做了“天子驾六”，做这个，不难，好多人都在做，但，洛神，只有我这儿有！

我问，这个洛神，就那么难做吗？

他说，如果是汉白玉，一整块白石，哪里雕头，哪里雕

衣，随便。但牡丹石不同，牡丹石有花朵，人物的脸上总不能有花朵，所以，一块两三米长的巨石，必须有一处是脸部的位置。你想呀，牡丹石石质脆硬，一块完整的大石，不易得；得到一块大石，还要这么干净的一块，更难！往往是，好不容易发现一块合乎要求的石，高高兴兴地打磨表皮后，才发现人物脸部开出了花！所以，好多人怕麻烦，也为避风险，不敢做。

我说，你怎么就不怕这些？

他嘿嘿地笑了，我做石头做了大半生，总得有自己的独创，这叫什么？成就感？

我说，你这个洛神像，得卖多少钱？

多少钱也不卖！我想要的，不是钱，而是天天看着她，除非再遇一块合适的石头，等我雕完了，这块才可以卖掉；卖掉，也要看买家，我得为我的作品找一个好的买家，也为我自己找到一种尊重！

是的，有时候，认真做一件事，不仅是为了赚钱，更是因为敬业。有些人，为了梦想，永远地坚持，至死不渝，像牡丹石一样坚硬、晶莹！

这些人，都是人中美玉，是石头上的花朵！

只是一池碧水

□程远河

因了人间天堂之说，对西湖心向往之的人不少。中国人对西湖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情结，不远千里而去的人好像在赴一个神圣的约会，似乎接近西湖就亲近了心灵的某个隐秘角落，就得到了一种精神的安慰，获取了微妙的心理平衡。

我来到西湖时，天气正闷热难当，汗都擦不及。站在湖边看远处的茫茫水面，很奇怪这一池碧水竟承载了那么重的历史负荷，湖光山色间竟蕴含如许的人文轶事！

徜徉在西子湖畔，是很容易涌起历史感的，稍微读点书的人，都会起怀古之思和兴亡之叹。我尽量让自己避免那些所谓的文人酸腐之气，不去回顾历史，想自然地体会一下它带给人的最平常却最真实的感受。

西湖边的游人来来去去匆匆，难以找一个神色从容的人坐下细谈。船家倒是殷勤地过来搭讪，却是为了招揽生意。也罢，索性一路缓缓地走，随意感受一下吧。

湖心岛上的三潭印月，只是个自然景观，并无多少深意。雷峰塔从葱郁的山林间露出大半截塔身，让人疑心那下边怎会镇压过白素贞的身躯。遍地垂柳，风吹如浪，却听不到黄莺的婉转啼鸣。虽不是春日破晓，但走过长长的苏堤，看西边莲叶田田，东边波光跃金，心里还算受用。岳王庙近在咫尺，我刻意绕了过去，怕这盖世英雄的遭遇会触动自己敏感神经……

总算绕西湖走了一圈，热气似乎减弱了一些，在西湖边上坐下来，正对湖山。相看两不厌，隐隐似有所悟。

西湖绝对是杭州的第一张名片。那绝对虚假的白娘子、近乎虚无的苏小小、精忠屈死的岳飞、起义被杀的秋瑾……都是历史的陈迹，虽然都古为今用，却未能推陈出新。千百年来，国人对这些传说和故事烂熟于心，一代代的人只是重复着大致相同的记忆，所奏多

是前朝曲，未曾新翻杨柳枝。如今的杭州，工业风生水起，商业繁盛一时，却拿不出什么有时代感的文学成就展现给世人，不能不让人叹惋。

细想之下，觉得这西湖犹如一个有经历有故事的女子，你粗看一下她的容貌、气质倒还可以，可如果想进一步探寻她的沧桑，对不起，请亮出人民币，还不敢保证一定让人满意！这未免显得小家子气了。偌大的西湖，只剩下了观赏价值，实在有点可悲。我不由得想起远处的那些大湖。游人在西湖边流连时，鄱阳湖浊浪滔天，太湖水位急涨，洞庭湖警报连连，万千军民正与洪水决战。这些大湖在雨季确实让那里的人们夜不安枕，但雨季过后，这些晶亮的湖就成了河流的肺，滋养着那里的山川良田。那些来往多是打渔船的广阔水面，无形中给当地带来莫大实惠。

我一直以为，对于普通的老百姓而言，说教和承诺都显得空洞，身边藏着再丰富的历史和文化，都不如让他们的粮囤高一些、菜篮子丰盛一些。从这个角度讲，暖风熏得游人醉的西湖，实在是令人唏嘘了。

思索的当口，有两个当地人从面前经过。我主动上前询问他们有关西湖的话题。他们轻声细语，缓缓道来，言语和表情从容淡定，没有丝毫的兴奋，多少让我感到有些失落。要知道，这名满天下的湖，在远方人的心目中是何等的光彩照人，而在他们眼里确如门前浣纱洗衣的潺潺小溪。想来，这熟视无睹大概才是他们最真切的感觉吧！只有把它看得和远处的山水并无太多多样，才算给了它最准确的定位。

天色向晚，随船家归去。夜宿于西湖边上的旅店，透过窗户看西湖附近星星点点的灯火，心情分外平静。其实在初来此地而不知西湖的旅人看来，他脚下只是一块平凡不过的江南土地而已。

穿越都市的花香

□江慧妍

我家的阳台不大，但我还是把它收拾了一下，栽上一株藤萝。每天，当我的眼睛在白纸上流连一整天后，便把视线移向阳台。窗外红轮西坠，红霞半天，晚风带来了花叶的清香，轻吸一口，满嘴是香。

今年春天冷，少有暖意，几近无春。苦寒中，藤萝的花，静静地在那里绽放。窗下，有藤萝坠地的枯叶几片，清幽中带着几许沧桑。这是一种极致之美，红木窗，紫藤萝，相映成趣。

清代的张潮说过：“花不可无蝶，山不可无泉，石不可无苔，水不可无藻，人不可无癖。”物与物之间原来是需要相互映衬的。

人呢？极度浮华，尽造世态炎凉；极度奢侈，尽显人生荒芜。倘若可以在午后饮上一杯清茶，于清晨荷锄弄花，于山间赤足飞奔，在河边轻吻野草，则能轻轻松松地解乏。这种生活之谱，是莫大的幸福啊！

想保住人生幸福，我们需要维持好与自然和他人之间的关系。人活着，就是一个奇迹。然而，活着的人极少去理会这难得的机缘。人活着，没有草原上的动物痛快，它们安宁地垂下头贪青吃草，等待特殊的日子发发情，就完成了这一生。人活着，累着呢，一辈子扛着矛与盾，防不胜防的只有时间的侵袭，它不可抗拒地夺走了人深深眷恋的青春、亲情、爱情和生命。

有人说，一个只顾低头走路的人，永远都领略不到沿途的风光。而我恰好相反，我是只顾欣赏沿途风景而忘了生活的人。喜欢在雨夜撑起一把小伞，和着雨点敲打小伞的美妙，踏着流淌的积水在幽静的地方徘徊，让飘落的雨洗涤我积满尘土的心；在都市里拥有一个小屋，收拾出一小块地方，种上闲花数株，支起我的三尺书桌，写一点自己喜欢的文字。华山常在，太湖浩渺，世界永远都是可爱的。

风花雪月，是历史的搅和，有褒贬错乱的感觉，是美丽的误会。这样走下去必然沉溺，必然迷失，必然混沌。但是，自然界中的花草，与人类确实是密切得不能分割。所谓“春日迟迟，秋风飒飒”，都是自然给文学的启迪、给生命的提醒。于是，我们重新思考了，走一条既是正确的也没有嫌疑的道路，因为我们跟自然的渊源是从融合开始也要到融合才结束。

如今的都市人，早已厌倦城里的喧嚣和烦躁，“晨星理荒秽，戴月荷锄归”的田园生活是很多人的梦想。所以，我们还需要可可西里，需要青藏高原的藏羚羊。其实，如果你可以在暗夜倾听竹子在风中的歌唱，能看见月华拂柳，你的人生也不算贫瘠。

在孙犁近90岁高龄的一生中，有53年他蛰居于天津的陋巷。此乃命运的安排而非他所愿：“梦中每迷还乡路，愈知晚途念桑梓。”多年来他身居闹市，却常常梦回故园。

我想，明天也许还要在窗下栽几株莲，然后在小小的圆叶旁边遥想夏夜里荷花淀的十里荷香，遥想那些久远的传说。其实，当我们安静地待在书房里写字的时候，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隐居。此时此刻，饱满的墨香，幽雅的纸香，大概和田园里那青草的香、野花的香并没有什么不同吧。